



龙泉湖的守望

◆弦歌雅意



相传,明朝开国元勋刘伯温发现,龙潭的山脉像真龙一样绵延过江至仪征。刘伯温为保大明江山,挥刀将龙头斩断,使得两岸山脉停止生长,从此,留在江北矿区的龙首便是“龙山”。

记得我刚到仪征化纤工作时,午休时段偶和同事到与仪化厂区毗邻、故事传说中的龙山登高寻古探幽。彼时,山林间杂树丛生,只容下行人、自行车、摩托车的崎岖山道蜿蜒狭窄,所经之处尘土飞扬。龙山水库湖床裸露,想要近距离接触湖水,需沿竹林缝中的羊肠泥道,一路蹒跚一路滑。一场雨过,泥滩下滑,湖水夹杂着泥污变得浑浊不堪。

有时,我们也去矿区小镇游玩,从矿区小河口坐汽渡到江对岸的龙潭、栖霞。之后,随着沿江省道、长江二桥、长江四桥的连通,矿区小镇及龙山逐渐被边缘化,渐渐淹没在

历史的记忆中。

近些年,政府对龙山进行了大力的环境整治。通过湖底清淤疏浚、湖堤加固植篱、竹林建阶饰草、山间沟渠筑桥、景观美化提升、垃圾分类转运等举措,营造出优良的绿色生态环境。依托龙泉湖打造而成的龙山森林公园,山体植物丰茂,鸟类众多,被誉为“森林氧吧”“千亩竹海”“四季花田”,成为周边城乡居民新晋热门打卡之处。

这里是骑行、跑步、健走的绝佳之地,2019年入选江苏省“最美跑步线路”。穿行其间既能体验彩虹林荫道的清幽静谧,阳光穿透花树落下斑驳的光影;间或欣赏豁然开朗的湖光山色——“天空既在我们的头上,又在我们的脚下”。在此骑行、跑步、健走,满山弥漫着花香、茶香,风是自由的,心灵也跟着放飞,好不惬意。

山凹间大手笔种着桃树、春梅、玉兰、海棠、桂树、棕榈、

芭蕉、松柏等各式乔木,密林、草坡、成片的花海相间铺展,开阖有致、色彩丰富。山势起伏跌宕的银杏大道、香樟大道将龙吟广场、龙泉湖、龙须湖、望江亭、龙悦广场、枫树林、琼花园以及盛成墓等景观串联,一路欣赏一路游玩,在大自然的盎然野趣中意犹未尽。

立于龙山东南之巅的揽胜亭,朝着日出东方的视角,似一只引吭高歌的报晓雄鸡,唱响新时代的旋律。在此,俯瞰龙潭过江大桥,如同一条血脉复活的巨龙逶迤过江而来。一时间各种新型科技项目纷至沓来,先后驻足龙山脚下,乡村经济持续增强,生态面貌不断优化——江山如此多娇,引无数英雄竞折腰。

山腰处的龙泉湖,是富于表情和容姿的灵光之湖,也是跨江两岸巨龙的眼,以向下的姿态深情注视和守望着这座滨江小镇。溶溶的湖水,碧绿、深邃、清澈,好似天上露珠的蒸馏盘,又像仙女头冠上的绿宝石。红头长尾山雀披着羽翼低掠掠过湖面、不远处的鱼儿跃出水面在空中画了个银色弧形圈。

山是眉峰聚,水是眼波横,眉眼盈盈处的竹海更显深邃雅致。漫步竹海幽径,竹林翩翩,竹香绕肩,格外的沁人心

脾。伴着雾气与南风,轻柔的春雨在湖面化成涟漪,清姿盈风的月见草映入幽幽湖水……微风过处,摇曳的竹枝似眼波的睫毛忽闪忽闪,静谧闲适中透着灵动。

仪征摄影家协会女子分会马主席时常带领一众摄影人蹲守湖边,观鸟、拍鸟,她们是循着小鸟的足迹,寻到龙泉湖边风景绝佳之处。在观鸟、拍鸟的过程,摄影人也见证着龙山环境逐年改善,水质不断提升。诸如鸳鸯和螺纹鸭,这些对水质环境要求极高的候鸟也现身龙泉湖面。鸟群时而悠闲戏水,时而展翅追逐,在清澈的水面上划出一道道涟漪……

经过常年的观察拍摄学习,马主席练就出“闻声辨鸟”的本领,对蓝尾鸬、黄腹山雀、蓝鹊、小银喉、树雀等各种鸟儿如数家珍。置身于龙山优雅的秘境中,“拍摄等待”也变成了“观景享受”。与一片盈盈湖水相伴,获得清静幽的快乐与幸福;与大自然融为一体,其间韵味妙不可言。

湖畔白杨林中独具特色的木屋,令人不由想起瓦尔登湖和夜以继日、潜心观察湖边动植物的梭罗。仪征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以及摄影人,好似当年的梭罗一样,将他们全部的热情奉献给了龙泉湖。他们

采集、调查、拍摄龙山植物和鸟类的数据图片,编研龙山生物志书图鉴,建立完善生物资源监测体系,尽所能守护着这方湖山的生态秘境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的母亲曾在矿区生产劳动。故而,这一片山水,于我的母亲而言,有着特殊的情感。龙山脚下、矿区的民居依山而建,到了夜晚,矿区的万家灯火比起别处,更添几分深邃、立体的层次纵深感,惹得思家之情常常叩击心绪。彼时的龙山还是一片荒山野岭,知青们在此植树造林、运土翻砂、挥洒汗水。

多年之后,斯人已逝。伫立龙泉湖畔,我常常想念母亲。拨开岁月的蒙尘,曾经隐匿湖水上方的那一片青林、那一排高高的马尾松,清晰、明媚,闪着耀眼的光芒。那是知青们留在湖山之间的青春诗行: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

如今,龙泉湖终于迎来新的契机、新的挑战和新的希望。25.8平方公里宜居宜游的现代化滨江生态新城呼之欲出,对接南京都市圈、宁镇扬一体化跨江融合发展未来可期。历经沧桑、焕发新颜的龙山,正努力将“像真龙一样绵延过江”的历史传说,一点一点变为现实的模样。

补丁的秘密

◆王生虎



妻子想不明白,她隐藏20多年的秘密,是如何被我发现的。

婚后不久,我的裤脚绽线,让她缝缝。她嗯嗯啊啊,半天也不动弹。我刚上楼,却看见她拿着我的裤子偷偷去了隔壁嫂子家。这大概是因为嫂子家有缝纫机,机器缝补比手工缝补结实好看吧,我没往心里去。女儿自小顽皮,时常划破衣服。每次为女儿修补,妻子还是请嫂子或弟妹帮忙。一个小小的豁口,几针就能搞定。我劝她:“自己缝缝得了,何必麻烦别人。”妻子说:“她们在服装厂上班,做针线活比我在行。”这是实情,我也没往心里去。直到一天,女儿中午放学回家,书包带卡扣突然脱落。嫂子、弟妹厂里备工作餐,中午

不回家,妻子无计可施,只好亲自上阵。谁知她忙活半天,线头都没能穿过针眼。我恍然大悟,妻子压根儿没做过针线活。那年头,女孩子不会针线活,似乎不多,妻子担心我笑话,自然要当做秘密隐藏。

发现妻子的秘密,我没有说破。人无完人,何况她家里家外忙个不停,已经很辛苦了。此后,凡是钉纽扣、缝裤脚这类小事,我都自己动手。妻子有时会说:“放那儿,等我有空帮你缝。”我心里发笑,嘴上却说:“这点小事,我们当过兵的人都能对付。”

家里有床四件套,陪伴我们已经七八个年头。四件套纯棉面料,贴着皮肤非常舒适,尤其是上面的图案——天蓝色

的湖面绽放着朵朵白莲花。高雅的格调、素雅的色彩,格外让我喜欢。可惜四件套使用太久,去年床单磨出一个面盆大小、如同渔网一样的窟窿。我叮嘱妻子将它扔掉,换套新的。其实,四件套除了床单,其他还和新的一样,缝补一下还能使用几年,扔掉怪可惜的。可是我那对针线扣的手艺,肯定对付不了这么大的窟窿,指望妻子,她必定四处求人。我不想再给她添麻烦,只能把这床四件套当做废品处理。

雨后天气晴好,妻子洗晒被褥,铺床时她换了一套床上用品。躺在散发着清香的被子里,我惬意地伸了个懒腰,谁知腿一伸,脚趾竟戳进了一个布窟窿。我定睛一看,床单竟然

还是那套天蓝色的。不是让她扔了嘛,怎么还留着?我好奇地掀开被子查看,眼前一幕让我笑出了声。床单已经缝补过,粗大的针脚像极了鳄鱼的牙齿,参差不齐。仅仅如此,不至于卡到脚趾,妻子竟然将补丁缝在了床单背面。

听见我的笑声,妻子走进房间问:“怎么了?”我忍着笑,指着床单说:“你见过谁把补丁缝在反面,这和没补有什么

区别?”“哎呀!”妻子猛然醒悟,红着脸扑过来,手忙脚乱地掩盖她的“杰作”。

抚摸着妻子瘦削的肩膀,我柔声告诉她:“其实,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做针线活了,以后就不要再难为自己。”妻子惊讶地睁大眼睛,不知道我是如何发现了这个秘密。但有什么关系呢,日子照样过得舒快乐。她咯咯笑了起来,红扑扑的脸蛋,桃花一样明艳。